

達德學校亡校復校

紀念特刊

前言

民國十六年八月四日，本校以蒙受莫須有的罪名，致遭封閉；到了民國十八年八月四日，又因多數校友們的奮鬥，以及當時貴州省政的轉圜清明，乃得恢復上課，這是本校一段慘痛而又光榮的歷史。現在是復校第十六週年的紀念日，我們回憶到十六年前校友們爭取復校的辛勞，與追念到本校創辦人創設本校的艱苦，便特地編印了這個特刊，以紀念之。

在這個特刊上，承諸位校友賜賜稿，不勝感謝；並且，有些校友還表示要永遠不忘記那些創辦人的期待；有些校友，更還表示要把這個學校更加辦好。這些都是我們這些後起的校友，尤其是我們這些正在校中負負的校友，應該敬謹接受的。不過，本校的創辦，已經有了四十四年的歷史；前後的校友已經遍佈全國的黨政軍學工商各界，均在分別為國家民族服務，在這次特刊上，來不及也辦不到遍誦各校友多多賜稿指教，深以為憾！因此，我們希望各校友，以及社會人士，以後隨時賜教！並且，在本校的一切進行和發展上，多多予以匡助，為感！

本校創辦人黃幹夫先生

本校今年八四紀念日，校長曾君俊侯，為紀念既往，策勵將來起見，有鑑刊之輯，而徵言及余。竊就本校言之，首不能忘其德者，厥惟黃幹夫先生。論品與學，足以矜式後生者，亦未能或之知。要就先生之生平，及創辦本校之經過，與夫所以治學立身之大道。濡毫述之，以與多士共勉。

先生姓黃氏，諱祿寶，字伯廉，號幹夫，安順人，原籍江西。先世賈遷大黔，居遷安，後徙安順，遂隸籍焉。以清同治十年卒末，九月四日生，時齡亂初平，喪亡甫定，以養以教，賴兩親俱賢，獲植初基。自是而後，兒時，見母作衣履花樣，輒效之，坐臥牆壁間，繪狗馬魚龍，竹石花鳥，日月星辰狀，以為娛樂。父屢加呵禁，不能止，母彭，獨默許之。當吼聲若雷時，嘗故作反語曰：「汝胡不學東家兒，街頭浪蕩，猶拳打馬，顧何苦討而父罵乎？」父驚悟，卒聽之。

先生幼學，在黔六年，解印綬去，適宣統戊戌政變後，臨別以開通風氣期先生，先生因創立算學館於貴陽內忠烈宮後苑，即今本校校址也。初集同志十餘人，從事於數學物理之研究，時聲譽漸求，從游者衆。因有達德書社之發起，購求京津滬漢報章雜誌，互相傳觀，復擴而充之，創設達德學校。溯自甲辰迄今，蓋四十有二年矣；此其間，雖甚艱於策策與羣力，然導夫先路者先生也。

貴州號貧瘠之區，叢山萬疊，風氣未開，創辦學校，若破天荒，其所遭受之艱難困苦，非楮墨所能盡。

達德學校，初名民立小學堂，後改稱達德學堂。民國紀元，始易今名。

先生首任堂長，乙巳歲，貴州巡撫林贊處紹年，選派學生赴日本留學；當時揀選，至為嚴格，而先生獲與，事非偶然，詳見林文直公奏議。

先生居東，對於校務，遂為主持，魚雁時來，籌謀無所不至，關於應興應革之事，件件條綴，巨細靡遺。丁未歲，先生將歸國，因在東為校中購置圖書儀器，限於經費，應有者應盡有，配備頗費周章，躬自監運與俱來，適第一班學生畢業，因開游藝會，出所購置圖書儀器，分部陳列，任人觀覽。與會者見所未見，咸表驚異，矧人至是，始知一隅自劃之非計。憶當時貴賓李慈園端蒙，以禮部尚書致仕家居，亦會與會，修禱若雪，蹕朱履，袍色蔚藍，侍者二人，扶抱登階；先生導觀各陳列室，甚老歡喜贊歎，語先生曰：「吾方以耄耋，何期今日喜見學校之興乎？」

先生自東還，地方需才，已非本校所克私；先生亦以全省教育，儻能日見發達，則本校亦可相與抵於成，因出任學務公所實業課課長，兼中學師範教員。民國初元，任本省實業司司長，貴州下游礦務督辦。六年春，赴北京，授貴州實業廳廳長，未及赴，服務農商部，居北京十二年。十八年秋，游瀋陽，世變日亟，因復南歸，寄家鎮江，時時徜徉江湖山水間，一以詩畫自遣。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卒於寓所，享年六十五歲，即葬鎮江南關鶴林寺，蓋蕩陽米芾葬母處，名勝區也。嗚呼！埋骨何須桑梓地？得此一抔土，為不負矣。

先生熱於德，生平無疾言厲色，而嚴於律己；於當時諸貴人，雖或舊好，抑屬新知，未嘗輕投一刺，嘗引柴翁詩曰：「吾亦未用彼，敬謝不相擾。」又曰：「吾短於言詞，細於響應，不如藏拙也。」先生既善繪事，得之者，珍逾尺璧，顧不標潤格，不事展覽，戚友或以為請，答曰：「吾以是自娛，兼結方便緣非借以自炫自肥者也」。

性喜藏書，為秀才時，力不能自購藏，每假於人；一行作吏，俸入悉以付書買。疊架盈屋，顧而樂之；恥於求田問舍；晚年未能已於還鄉之念，書亦其中之一端。

生平篤於友于之誼，與哲弟齊生先生，以道義相砥礪，垂老相親，怡怡如也。

所作畫，山水之外，亦工人物，於佛象尤精到，極莊嚴生動之觀。

時，早年不輕示人，晚乃日即於宏肆，而真情流露，溫柔敦厚，斯已得之。

今先生歸道山，已逾十載，追維曠昔，不禁泫然。所幸本校未致終遭塵劫，且俊侯正日夕謀所以發皇光大之者。先生有知，知必寄以無窮之期望也。

我所知道的黃齊生

君名雲，字秋鶚，行五，三兄字衡浦，名湘早逝，二兄光庭名煒，饒膽氣，富才能，父喪，君年未成立，家事賴母夫人陳主持，生計艱，特二兄經營以為養，君在科舉時代，得不荒廢學業，底於有成，識者謂非賢母兄之力不至是。

當清季戊戌維新以迄改變，雖若慘敗，實富生機，天津嚴範孫先生（修）提學黔中創辦經世學堂於貴陽，吾兄以算學受知，拔為經世高材生，君聞而企慕焉，願未遂有經世而解散，於是算學館之勸議。

算學館之設立，在清光緒辛壬之交，奔走促成者君與廬君以莊，賈君一民為最踴躍，推吾兄幹夫為主講，算學而外，兼及物理化學，生理，衛生等。蓋其時號稱新學云者，只是為必不可少之知識焉。而又訂購海上書報以供傳覽，梁任公先生主辦之新民叢報，在當時為最普遍深入，強學會餘波，且猶動盪而興奮，達德書社應時而起，社員什九皆算學館中人，外此則楊君伯明董君北平，王君筱谷等，饒有聲氣應有饒求風起雲湧之勢。

余之識君，原於吾兄之紹介，余嘗問算學諸子學力孰優？兄曰：「無如凌子秋鶚者，凡手寫算草，皆假去重抄一過，有疑輒以問，其精勤有大過人者。」余之擺脫商業而從學於吾兄，事在甲辰（民國前八年）之三月，與君及劉君芷陽，聶君竹書為至相得，除館中常課外，兼涉史地等科，相約共研究，每夜輪流主一家，吾四人堂上皆祇有老母在，推愛及愛，如一家子，余少君三歲，君原配夫人李氏，賢淑有大家風，視余若小叔，歡怡之情，雖骨肉無以過。

我所知道的黃齊生

黃齊生

君鶚秋凌友老的

時，早年不輕示人，晚乃日即於宏肆，而真情流露，溫柔敦厚，斯已得之。

達德學校之創立，在甲辰之二月，亦即達德書社同人爲創辦人，推吾兄爲校長。（時稱堂長）君爲董事，顧君以仁，賈君一民，胡君履初等爲教師。初起，學生僅十數，其後逐次加多，而諸教師或以遠出，或以事於他務，課多曠缺，君以担任城東牟私塾勢難兼顧，而吾兄爲志勞，勢且岌岌，君謂我曰：「子能忍棄不顧乎？公義私情之謂何？」時余年二十五，君年二十八，余不自意走入新時代教育一途，實受君之督促。

至是吾兄得專志於算學館，第一年君雖不任課，而事務則身負全責，第二年加辦女學，君遂全力以赴，爲無錢，不能僱工人；打掃之役，君任之，早晚看守，我任之，時則職教員皆義務，以余所記憶，顧君以仁，賈君一民外，劉君芷陽，聶君竹青，余君葆書，夏君潤民，其尤致力者也。女教師則僅董女士德瑩一人，在當時已屬難得。

余本非達德社員，照章年終辦學有虧欠，由社員分攤償付，故在第一二年，余不惟不負償付，而第一年終，得酬鞋子一雙，第二年終，得酬衣服一套，君所建議也。及至第三年以種種困難，君始勸余入社，其年學生加增，學費收入，強可付職教員微薄薪水，丁未，吾兄自滬考歸，帶來科學儀器多件，開第一次成績展覽會，引起社會信仰，是年男女學生達五百人（男約三百五十女約百五十），而君在第五年被選，繼吾兄爲校長。

新民叢報而後有民報，中山先生所倡導也，先後復有章太炎先生主持之國粹學報，與夫革命軍，黃帝魂等之輸入；人心大震撼，有曰自治黨，張石麟鍾山玉平少瑛諸君所領導也，有曰憲政黨，任志清，陳維實華延釐諸君所領導也，而余兄弟與君不爲左右袒，以革命目的爲同，所差祇偏私意氣之消除，時則有蔡君衡武（嶽）其人，具新學識，有大氣魄，蓋嘗從學於黔之經學大師雷玉峯先生者，夙爲兩黨所傾心，當武昌義旗猶未舉，識者知大勢已去，達校同人如王君肇西徐君耀清，劉君魯香從事秘密哥老運動及組織，君與余則共蔡君調停兩黨爭執，相與締約，提議並進。其年九月十四，（舊曆）貴州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蔡君被任財政部長，君爲常務參辦。爾時軍隊以革命有功，日以驕恣，鬧餉無虛日，而君從容應付，俾蔡君得一意對外，計與蔡君負責，雖僅八十餘日，不曾妄發一張

紙幣，以視當時上而滇，下而湘，任意亂發，悉成廢紙，人民受累不淺。賢不肖之相去，爲何如耶？

入民國，黔改財政部爲國稅廳籌備處，張君協陸爲廳長，仍以君爲參辦，民國三年君改任安順縣縣長，安順舊制爲府，凡七屬，貴州除貴陽府外，運義與安順，大郡也。時則戴君備君（戴）爲貴州巡按使，特選周君銘久（恭壽）長巡撫，而君長安順，兩君皆以辦學幹練稱，將以樹縣政模範焉，君受任，若干年來，地方人士黃君堯承等，所苦心籌備而未遑成立之安順中學，遂以興舉，於女子師範之培養，四鄉小學之推進，尤汲汲安順惡風習，凡官司未了之命案，其概停放家中及四城門口，積年累月無敢移動者，君至嚴令遷移，莫敢或違，他如禁賭，禁烟，救災，緝匪，修治街渠，清釐倉儲，訟到即審，有謁必見；應革應興，風行雷厲，雖其間不無多少操切之處，然於大體無傷，而人或以多事譽之。善夫？吾鄉彭雨生師之言也曰：「前清有老翰林趙某，來守是郡，一事不理，入問之曰：『吾以幾十年清苦京秩，今始得一外差，吾只須享吾本分錢已足，吾夫何事哉？』人或以清廉目之，世安得有公論？」嗟乎！如吾師言，不謂君之知已，得乎？

袁世凱既蓄志稱帝，任命房親信趙建章接巡按使事，自滇入黔道經安順，君以不善供張失禮，兼又地方浮言紛紜，遂撤省，已而覺察所控非實，另調君威寧，君執不往，未幾，籌安會興，達校同人，首倡反對，校長聶君守微領銜，君次之，余又次之，電既發，輿情震駭，時李氏夫人新喪，余與至距城二十里之耳鍋寨看望殯所，人或詬吾二人爲畏禍藏匿也，軍界中以反袁著稱者，首推王君電輪，中間與吾輩通聲氣者，則蔡君衡武，皆君所最契合而又極傾心者。

袁氏稱帝，黔省倒袁軍興，君被任貴州東路刺史辭不就，仍以推動教育爲職志，黔中除清季派遣赴東考察及留學短期速成法政師範及自費少數人外，入民國，反寂寂，余至是提議由達校籌資遣送作倡導，得三人，曰何子夢麟，熊子銘青，龍子志澄以民國六年春由吾兄幹夫率領以去，君與嚴君仁珊，聶君守微，實贊助焉，而又倡議辦一週刊，推余爲編輯人，嚴君爲發行人，而君自任爲監督者，黔有關於教育性之專刊，自茲始。

自治黨消滅，憲政亦無形解散，民六夏，而有羣益社之興起，當時發動者，胥政界有權力人，然已能顧到民意，作半公開選舉，計理事九人，爲張協陸君，（財政廳長）王伯羣君，（黔中道尹）熊鐵崖君，（督軍署秘書長兼中國銀行行長）何李剛君，（政務廳長）陳稚書君，（黔東道尹）張彭年君，（省議會議長）華延釐君，（文通書局總監理）七人而外，爲君與我，當開始活動時，嚴君仁珊述伯羣君意，冀我加入，余雖不願，君則極力懇願，謂「政治與教育不能脫離，君嘗常以爲我，而奈何返之？」其時貴州將軍兼省長爲劉君如周（顯世）意於政事，不欲久握政柄，將以驟脫卸也，雖結果不如其所期，然謂貴州封疆勢力視他省銷滅爲早，羣益當日之運動，不可謂無功也。

自達校倡私費遣派留學事，其年冬，王君伯羣即於黔中道尹任內以半官費考送八人，財政廳長張君協陸即其財廳任內考送亦八人，自費先後數十人，皆止於日本，君有次侄曰楊安，自幼依君，君謂有文學愛好性，以屬我，予謂君曰，「學文學而徒閉戶以求，此八股時代則然耳！太史公遊名山大川，故其文疏宕有奇氣，豈欺人語哉？」至是遂與余偕行，居東可逾年，返國遊西湖北平以歸，楊安緣是而得所成就，君常以是自意，而君之二兄每以難於人曰：「楊安非吾子，吾弟秋鸞子也」。其得家庭歡有如此。

民國九年，達校辦中學符經甫君爲校長，君以常務校董名義實際負責，首用白話文教授，此與民國二年斯校首倡演劇相同，當時無話劇名，號曰新劇，風氣初開，動招疑阻，以茲每演一次，君必故持反對論調，第一經決議，則首先出力以作種種事務上之籌備者惟君事後收拾整理，使學生功課不致荒廢者亦惟君，君之敢於爲難，勇於負責，多類此。

民國十六年周西成掌黔政，頗預恣肆，達校以不受亂命被封，事在其年八月四日，罪名：「一結黨營私，謀爲不軌，鈞結黨人，搗爛貴州」於時千百男女生，哭聲震地，慘無天日，君憤然作誓曰：「吾此身不復斯校者，吾且不齒於人類矣」。識者謂禍變之興，實出一二宵小所嫉忌，罪名之加，蓋亦臨時逗遛而鍛鍊以成之者。

數君一生痛苦，無過斯鋼中之兩年，諸同仁四散分逃，君則埋頭於其

世守之商業以資寄託，直到民國十八年夏，第四十三軍軍長李曉炎（榮）與周氏戰於黔之西路，周重傷身死，七月，李軍入貴陽，八月四日，達校廢恢復。

及是而君之心血，蓋其虧矣，校事一任後起負責，王慎餘，包北弘，周杏村，曾俊侯，謝仲謀諸子，其所才屬望者也。君兒女十數，皆繼配田氏夫人生，教養至勤劬，小有疾，藥物稱量煎熬，必親料理，心始安，值開學，學費課本文具，必一一分配的當，心始慰，長君鍾清以民國二十七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時該校遷蒙自，與清華，南開，合爲西南聯大），君所認爲最懷心之一事也。以次或任事，或就學，衣食無憂，咸知振奮，其亦可以無憾矣乎！

君體素健，援諸生算術，批閱歷數小時不倦，時起執鞭巡視全校一周，查勤惰，判曲直，歸仍把筆如前時。吾兄固亦健者，每數弗如焉。懷臨深履薄戒，畏冒險，憚遠行，民國元年奉命至北京，充教育會議代表，由演綏越而香港過滬。謂我曰「非子在是，我固不出」。其坦白直率，不自謚其所短，有如是者。

達校辦後之第五六年，每當疲勞之餘，君輒作感歎語曰，「吾於斯校，準備用十年力，十年而後，吾弗爲之矣！」余曰：「是惡可！」君蓋云：「斯校終需我，我終不離斯校耶？」君爲莞然。蓋其時絕不料斯校能支撐到四十年之久。

我於達校非創辦人，君則堅持我爲創辦人之一，提議推我爲當然校董，照章，非創辦人不得也，而我始終不承認我爲創辦人，蓋亦有說，吾見不少公私團體，爭發起，爭創辦，始固奮迅，繼而淡漠，後有加入願努力者，則又每爲所謂創辦人發起人輕視或陵折，不惟不能收新陳代謝之益，而且召故步自封，日就漸滅之害，故吾願以繼承者之一以自居，君許我爲能見其大，後此斯校之多得熱心新分子以爲參加，此點之認識，要不得爲無助。

君樂勞作，原於天性，君母與吾母，望兒殷，管兒嚴，相同，君母年大高，兒孫滿眼，然入廚下揀煤滓，不令一粒棄，吾母搓麻錢打孫兒女鞋底，臨終猶絮絮顧念家中某某事辦妥也未，亦相同。余至君家，非留膳即

出餅餅見餉。君之至余家亦然，非無其他戚友親於斯。斯者，然在兩家老母，則猶出之自然，人或笑爲不可解之一趣談。

入民國來，余旅外時爲多，每歸必亟往看望爲歡。就中兩次值君臥病不起，榻前就靜，心情一爽，不三日而病全失。嗟乎！吾今即歸安得再見如斯景像乎？

君今年六十有九，最近病象不知，所知者上年冬別時，已覺氣虛耗，尿頻數，先一月爲我生日，特乘肩輿至我家，瑣瑣敘平生歡，豈知即此一別，竟成永訣耶？

余以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九日午後二時接君逝世電。越日馳聯，以誌吾哀。

讀黃齊生先生的「先兄幹夫生活紀要」

廖伯華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我從廣西宜山的西南鄉下，那一塊半淪陷的區域，逃難出來。來到貴陽的時候，經過朋友的介紹，來到達德中學暫時住下。

校長曾俊侯先生，拿一本他的重印的小冊子送我。這本小冊子，是黃齊生先生所寫的「先兄幹夫生活紀要」。我看過這本小冊子以後，心裏很有一些感動，很想在有機會的時候，把我看過以後的一些感想寫了出來。

現在恰巧達德學校八四復校紀念日子，校長曾俊侯先生要我寫一篇文章，登在這個紀念特刊上。我就趁着這個機會，把我上述的那些感想寫了出來罷！

幹夫先生少年的時候，曾經在他的表兄彭雨生先生那裏學習做八股文章。那時是住在貴州偏僻的縣份，對於時事，知道得很少。後來，因爲雨生先生信奉天主教，和法國的傳教士友誼很好，所以幹夫先生就從法國教士那里借得了一些數學，天文，地理，聲，光，電，化的書籍，和益開錄，彙報等報紙。

這樣一來，先生就看出八股文章沒有用，並且堅決的不再繼續去學習。

哀。更盡三日力爲此，備他日修黔中革新運動史者，得取資焉，嗚呼！

秋鵬 吾兄 千古

結交溯三十年前，同德，同心，同師，同友，同教，同學，共革命。共軒袁，烈烈轟轟罔顧一切，豈期自爾以還，分道揚鑣，我行哉，公留守。

建國，營營擾擾欲報未從，不謂竟成長往，問天搔首，公逝矣，我安歸。相望千里外，所思，所想，所見，所聞，所經，所由，隔抗戰，關

如弟 齊生遙輓於靈山正則二院之退思軒

：對於借來的這些新書報，却是精心的去研究，弄得飯都忘記吃，連覺也忘記要睡了。

這樣過了一年，就是清光緒二十二年，天津的嚴範孫先生到貴州來當督學，考選高材生四十名，成立經世學堂，先生就因爲對於數學和物理已經有了很多的研究，就被取做經世學堂四十名高材生當中的一個。

先生在經世學堂研究過六年，嚴範孫先生也離開了貴州。當時正是戊戌政變以後，貴州的士氣銷沈了一些。先生就和他許多的好友聯絡，設法策進貴州的文化。隨後，他又創辦一個算學館，集合同志數十人，從事數學和物理的研究。

後來，他又就算學館這個基礎，再聯絡許多同志，創辦一個達德書會，由達德書會又再進一步創辦一個民立小學堂；由民立小學堂又改稱達德學堂；到了民國以後，就改稱達德學校。

這一段過程，就是幹夫先生和本校的關係；同時，也是幹夫先生和貴州全省教育上乃至整個文化上的關係。

經世學堂在貴州，是貴州全省第一個實施新教育的地方。幹夫先生在

經世學堂開辦以前，就已經開始研究數學和物理等科，並且還注意到時事。這就可見：先生在當時，實在是站在時代的前面了。

在算學館裏面，先生是主講；雖說那時的設備很簡陋，所訂的條目也非常粗疏，但是，先生和他許多的同志，大家都有一種互相切磋的精神，和一種一往無前的勇氣；那樣的精神和勇氣，在我們今天的文化教育界上來看，都是很不容易多得的。

在民立小學以至達德學校的最初四年，是先生擔任校長職務；在當時，因為經費困難，在起初的幾年當中，凡是任職一年的，年終得酬鞋錢一雙，第二年得酬衣服一套。這樣一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也是我們今天很少見到，甚至是很少可能的事實吧！

先生一生不喜歡資產，但是最喜歡買書；當他做秀才的時候，家裏最值錢的書僅僅只有一部康熙字典，但是當他做過十年官以後，書箱書架，却是堆滿着各種各樣的書籍了。（據會校長告訴我：幹夫先生去世以後，他生前所藏書籍，一千七百多冊，都是善本，由齊生先生經手，已經全部贈給達德學校了。）

當清光緒乙巳的時候，貴州巡撫林公贊虞派遣許多士子到日本去考察教育，並且同時還要去做事學習，那時先生也是被派遣的一個；這又可見：先生的從事學習是始終不厭的。

到了民國十七年，我國文化教育上又已經起過了一次大的變動。那時候，齊生先生在漢口，邀先生前往住在一塊兒，於是又多多閱覽當時出版的新時報，並且和齊生先生早晚辯論，在思想上又劃出了一個新時代。這更可見：先生是一個自強不息的偉大人物，他的學習精神和見解，是始終不因爲時代的進步，落到時代的後面去，而且是經常努力，始終是趕上時代，站在時代前面的。

先生還在做小孩的時候，看見他母親所畫的鞋樣，就去模仿，把畫圖畫作爲那一個時候的遊戲。後來，凡是牆壁上，甚至在坐的地方睡的地方，他也畫上一些狗馬魚龍劍戟花鳥日月一類的東西，他並且把那種工作

爲一種很快樂的事情去做。

先生從日本考察歸來以後，曾經擔任過提學使署學務公所實業科的科長。辛亥革命以後，又當過貴州實業司的司長；在任內，辦過勸工局，農事試驗場，女工講習所，商品陳列所等事。

在勸工局裏面，設有金工，木工，陶工，織工等科，織工的成績還常常的好。並且，在卸任以後，又和友人結合，在距城五十里的鄉下，青岩那個地方，繼續辦理實業。因爲先生能够自己作畫，自己造出許多新的花樣，破除陳舊的俗套，因此，雖說他只辦了幾個月就停了工；但是，貴州的有新式密業，不能不說是由先生提倡起來的。

先生曾經把他的第五個孩子受驥，給與齊生先生做繼子。當受驥已經成年的時候，先生屢次提起，要把受驥的婚事辦妥。當時齊生先生也替受驥提出過多少次的意見，但是，受驥總表示不同意。

後來受驥自己提議，說他願意和家裏的一個使女影梅成婚。對於這樣一個違反社會慣習的提議，先生家裏的人們一方面是駭怪，同時另一方面又很歡笑。但是，那時候的齊生先生是讓他們男女二人自己去作主的。

至於幹夫先生，他不僅是贊同這件事，而且還做了一首充滿着高興情緒的對聯。那聯語是：

情誼相孚，真平等自無階級；
甘苦與共，談自由須得商量。

從這一個故事當中，我們是很可能看出：先生對於舊社會當中一切舊習俗的改革，是保持着一种堅決的態度。

在這本小冊子的「提前語」當中，齊生先生說：「竊謂吾兄能否在中國新文化抑新教育運動上佔一位置，所不敢言；吾兄之在貴州新文化抑新教育運動史上，必有重要之位置，則所敢言」。

齊生先生的這兩句話，是一點也沒有誇張的。的確！幹夫先生在貴州的新文化新教育的開創上，是有一種永遠不會

勝的功績的。

關於這一點，我們又可以從先王的學生何玉書先生所作的輓詞上看到。那聯詞是這樣的：

以教育造士，以實業圖強，前驅樹模範，進步昔曾親緒論；是桑梓偉人，是黨國先進；哀音動京邑，愴懷遽慟失師資。

看這幾句輓詞上，我們又可以見到：先生的功績，不僅是在新的文化和教育上，而且還在新的實業上，並且，先生不單只是一個桑梓的偉人，而且還是個黨國的先進。

在這些文學裏面是絕對沒有「好話說盡，壞事做盡」，那種毛病的。因此，我認為這本小冊子裏面的文字，的確是「紀」，絕對沒有「誇」；而且所紀的是「要」，絕對沒有把那些和世道人心，國家社會沒有關係的事情雜湊上去。

幹夫先生，真是在貴州的教育文化上，一個「社會的」人。齊生先生也是真的認識了他的哥哥；因此，在他所作的「紀要」裏面，到處是把他的哥哥作為一個「社會的」人去看，而不是作為一個家庭的人去看，而是十分正確的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當中一位先知先覺者去看的。

倭侯先生是幹夫先生的學生，他在重印上述的「紀要」上說：「幹師生常清季，黔中風氣未開，獨能究心經世之學，創立遠德學校；民國改元，興辦實業。凡所以開通風氣，教育人才，嘉惠桑梓，津逮後學者，卓卓在人耳目。」

「齊師之文，又足以表彰潛德，激勵人心，君使著編遂絕，後以人何以觀焉？」

「爰取原書，重行付梓，藉廣流傳，庶後來傾風慕義之士，知所取法，而有以裨益風會，非僅隱隱於粉榆之私，師生之誼而已。」

這些話，也是一點也說得不錯的。

我認為：幹夫先生在清末那個時候，能够站在時代的前面，提倡那時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在客觀上，至少是在辛亥革命那一件偉大的工作上

，具有極大的助力的。

到了民國以來，他又隨時都能够站在時代的前面，多多開覽新出的書報，在思想上又劃出了一個新的時代；因此，他最後又成了黨國的先進。

到了目前，距幹夫先生的去世，又已經有十年了。在這十年當中，在國際上，世界的第二次大戰爆發，而且到目前，又快到要結束的時候了。

在我們的國內，又已經過了八年的抗戰。在這樣一個偉大的轉變當中，我們所處的時代，又是一個更新的了；我們的國家，又快要是一個獨立，自由，平等，進步而且富強的了。

我們如果要效法幹夫先生的話，那我們就應該效法他隨時都站在時代的前面。如果我們對於幹夫先生的全部事業，僅只是作為一種靜止的模式去模仿，那也還是會要落到國家社會進步的後面去的。

關於這一點，我是認為：凡是我們這些看過這本「紀要」的人們應該大家共勉的。

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完稿

亡校的回憶

文雄

一九二五年的暑假期已經過去一半的時光了。日子是八月四號，那天大約是星期三吧？照例的，每週的第三日早晨，我們初小部的學生在七點二十分是要上早操的。時間到了，搖鈴聲已過了好一陣，但是上早操的先生老是不見來。大院子聚集了許多的小學生，沒有秩序的散漫着，他們簡直不知道今天的學校會有什麼變動。這些活潑無憂的小學生們，還是照常一樣的追逐，嬉戲，跳躍，表現出那快樂的概兒；那時我也是其中的一個，當我們正在玩的起勁的時候，忽然我們的班主任謝先生在院子的一角站立着喊叫了一聲：「各班的學生快到各班的教室裏去！今天的早操不上了。」低微的聲音停住後，這許多的小學生如蜂擁般的散到各人的教室裏去了。馬上這院子裏再沒有一個人停留。

當我跑到我們四年級的教室門口時，我們的級任先生已站立在講台上，口裏只是向着進教室的學生說：「快去坐好！快去坐好！我特別有話對你們說。」我坐定了我的座位後，他也不出聲了，只是沈默地對着我們大家望。

這時我暗想，他恐怕要處罰昨天去洗澡的同學吧！但是過了「刑那」，教室裏比較靜點後，他開始對我們說：「現在我要對你們說幾句最後的話，你們知道了嗎？我只能同你們談這一次話了，這是最後的一次！我們學校被人陷害，說我們學校是共產黨，政府要查封——今天就要查封，以後的學校要改組，政府派人來接收，等過這一點鐘後，我們就要把你們交代給另一些來接辦的人——就是你們的先生了。從今天以後我再也不能同你們在一塊兒玩，教你們讀書習字了。我是怎樣的捨不得離開你們啊！但是惡勢力逼我同你們分散，一點也不許可我反抗，奈何呢？」

說到這點，級任先生的話停住了，看去好像他的內心很悲痛似的，他的眼腔如患火眼般的紅，表情異常的緊急，那時我們那很小的心靈看了這樣的情景都嚇倒了，莫明其妙，也不知出了甚麼事，胆子小一點的同學有些竟嚇得哭了起來！我默默的坐着不動，不敢出一些聲氣，只是微微的呼吸而已。

整個的教室這時清靜異常，充滿着悲慘的現象。啊！難過而使人悲痛的景象啊，「唉！」級任先生嘆了一口氣說：「我有許多的話本來想同你們說，可是心頭很煩悶，想到了又忘掉，不過多對你們說些也無用，你們的年齡太小了，不能瞭解那許多的話，請你們牢記這幾句比較重要的好了：『我們分別以後，無論是誰來教你們的書，你們總得要用心讀啊！達德學校逝世後，你們永遠的應該要記着牠，在水落石出的時候，達德學校還是要再重見天日的。』」

這時部主任先生已來到我們的教室門口，他很慌而又很難受的樣子對級任先生說：「他們都已經集合好，你引他們去吧！」說完這兩句簡單的話，他帶着悲傷的臉色退走了。級任先生聽了後含着眼淚說：「再會了！我同你們即刻就分別，牢牢的記住『勿忘達德』，這是我臨別的贈言呀！

現在你們可到操場去看你們的新先生哪！」他痛心的迸發出這句話以後，許多的同學情不自禁的哭出聲來，這教室裏的那難受而極悲良的情形，真教我這時難以言語形容。可是級任先生他很硬心的不流一滴淚，也不哭一聲。唉！惟其是流不出眼淚，才是他真正的悲傷；惟其是哭不出聲，才是他真正的沈痛！這是好一個悲慘動人的最後一瞬間！

（三）

在操場的中央，站了十多個我們在學校裏從來沒有見過的人，由外形看去，他們之中有猴樣般的臉，有像「柴塊」的軀殼，有高的、矮的、有……十幾個擠做一團，那不够做人師的醜樣，還在洋洋的驕傲地表現出來，不管人家看去肉麻不肉麻，好難看的鬼臉呀！

他們的左側邊同樣也站了三五個我們學校的先生，他們的臉色及一切恰同右邊的完全相反，一種慘白，驚慌，悲痛……都可從他們臉上的表情看出來，這分明是兩種立於相反的人類啊！

其餘的幾位我們的先生，正在整理我們的小同學排成一個方形的大隊。只聽着吹一聲號角，接着一個口令「立正」又是幾個口令「向右看齊」，「向前看」，「報數」一、二、三、四、五……三百二十六是報數完了的尾音。「稍息」！「聽到」！部主任先生吼一聲說：「今天學校奉了省政府和教廳的命令，將你們大家移交給來接辦的先生，為什麼要這樣做，你們大家也是知道的，現在來接辦的新先生和新校長已經到這裏了，我先介紹新校長給你們。」

說完後，一個不高也不矮，瘦得如鐵鏈般，戴着一架近視眼鏡，有幾根短鬚鬚，大約有半世年紀的人，走近部主任先生的身旁來，於是部主任先生說：「這是省政府的命令，教育廳委來接收你們的新校長×××先生。」馬上喊一個口令「立正」這表示我們向他致敬禮，他回了一個鞠躬。禮後，便校在後面去了。

接着部主任先生又介紹了兩個同來接收的所謂正副部主任，我們也同

樣的向他致了敬禮；餘下的那些來助威的小教員也用不着，不，够不上一的再介紹。

這交代辦完後，新校長要演說，他站立在操場的中央，臉是向着中學幫的大同學，用他那貓貓聲氣很費力的半吞半吐的講了半個鐘頭。因為我們很小，是站在這面的牆角，他那微弱的聲音是不容易聽得清楚，這時在戰的回憶中我當時彷彿聽得幾句，他說：「我們今天來接收的同事和我，本來都是不願意來的；不過是政府和教育廳的命令不能違反。所以今天才來接收的。」這些無窮荒唐的話，事實那裏是如此？他簡直是在打狗屁，胡說！這批糊塗當局的忠誠走狗，他們的企圖是想來大吃我們達德學校的飯的。

新校長的演說完了。我們的先生把我們各班的名冊指着報數了的六百五十二人（雙行）當着我們交代給新校長了，他將各班的名冊分發給那些擁擠他來的人，轉眼就走來一個穿天藍色衣服已經翻紅了的包谷嘴似的先生，站立在我們隊伍的前面，拿了名冊點名，點一個他用他那老鷹似的眼睛看一個，生怕少了一個，點完了名，我們的先生已是卸了責，他們通通還走了。那包谷嘴似的新先生於是說：「今天下午是放假，你們可以不來，明天早晨照常上課，有不到的，你們危險得很！現在沒有什麼事，你們回家去！」噫！明天假設不到的，他說危險得很，我們每年拿錢來讀書，又沒有犯什麼罪，到底有什麼危險呀！我很懷疑。想當面問他，可是當時才是一個初小學生，那時實在不敢，一點也不敢「多嘴」我們就是這樣沒有一點反抗，如像打收仗破俘據一樣的實行改編了。至於女學部是怎麼樣，那我们就一點也不得而知。

我們的先生是那樣的寒心、惱怒，他們當天非把這複雜而龐大的學校移交清楚不可，所以早晨連飯都賭氣不吃，忙幹移交的手續。在那天的下午，我們到處都可以看見一個普通的情形：圖書館、儀器室、事務部、文牘部、……負責的先生，他們都很慌忙的點交一切的東西，每時的假裝着苦笑對接收的人說話，一個是歡樂的接收，一個是嘔氣的點交。六點鐘以後，我們那些親愛的先生辦妥一切的事，很感覺難堪的就溜出了達德學校的校門口。

唉！我們底先生——他們平日辛苦地幹着清苦的教育事業，到底是犯了什麼天大的罪過？今天硬忍受地飽嘗着一頓恥辱？看啊！在社會上舊門二十八年的母校，今天連校歌我們都沒有唱一次來追悼牠，在「莫須有」的罪名下，牠就離了社會，壽終正寢！這一齣悲劇就在此宣告閉幕了。

(四)

第二天我照常的進學校去，在學校門口就遇見一個同學，他好像是負了宣傳責任似的，開口就報告我一個消息說：「我們的校名不叫「達德學校」了，改了一個怪難聽的名字「省立第二初高兩級小學校」。於是他又用手指着頭上掛着的四個大字「達德學校」說：「這字立了二十多年代表着習仁勇的招牌，明天就要另換一塊招牌了」。

從今天以後，再也看不見往常同我們在一塊的先生了，中學部的男女同學一個也看不見，聽說他們已被改編入其他的中學校去受課去了。

一星期以後，這廣大的學校沒有從前那樣熱鬧，那樣有聲色，那樣多的學生，漸漸的變成很灰色、冷淡、淒涼的地方了。

再過一星期，操場上已經長滿了叢叢的青草。

一九三三，八四的前一夜於燈下

「八四」有感

白石

母校正如祖國一樣，在艱苦中成長着。看一看母校的歷史，一部艱苦鬥爭的歷史，裏面充滿着熱、淚、奮鬥、犧牲。

從前在母校唸書時，常聽得老師們講述先輩們創建學校艱苦的情形：如何地犧牲了官不做，如何地犧牲了自己的前途，如何地和惡勢力鬥爭。當時我覺得這般人真笨，何必一定要如此呢？現在想起來，這般人雖笨，而中國也正缺少這種笨人。

從前日俄戰爭日本勝利後，慶祝論功，有人說這同日本的勝利，應歸功於明治維新數十年來一般中小學教師的身上；這話一點兒也不過分。遠在四十多年前，在滿清封建勢力壓迫之下，我們創設的先輩們，居然有這種眼光，不能不使我們佩服了。

黔中各校，招收女生，提倡白話，也自本校始；當時社會人士，莫不認為洪水猛獸，大有滅此朝食之概；但是學校并不因此氣餒，而且立定目標繼續奮鬥，終於克服了惡勢力。在今天，招收女生和教授白話文，是一件平凡而且公認為對的事情，但是那時却遠在三十年以前呀！

此外如因擴充校舍而打毀廟宇偶像，通電勸應共和，公演話劇來改良社會，在今日自是不足奇；但在三十年前，封建思想仍濃，舊勢力正盛的時候，若沒有堅強的毅力，殉道的精神，那不容易做到吧！

建校之初，其難苦自不必說；經過無數的努力，許多人的血汗。在民國十年以後，規模漸具，男小男中女小女中及幼稚園皆備，學生千人，校舍亦先擴充，當時被譽為黔中優良學校之一。教職員待遇極薄，但工作十分忙碌，所得惟精神上之報酬耳。

當時，因為學校素主張維新，以新的知識，新的思想，灌輸給學生，頗遭一般人的嫉妬，致有亡校之變。當時貴州執政者認為本校教師中，多有異黨分子，思想不正，乃以「莫須有」之罪加諸本校，為迫令解散。當時情景，為筆者所親歷。當校長宣佈奉令解散時，師生痛哭流涕，慘絕人寰；但師生誓以復校相勉，乃忍痛散去。那時我正入初中二年級，被分發到另一認為很好的中學；但是，在那裏，一切都是不如母校，老師對我也曾另眼相看，我只得在痛苦中勉強混到畢業。

兩年後，因為政局改變，經師生的努力，學校終於恢復了。這證明了「精神所到，金石為開」。這句話。只要精神不死，即有力量，一切即不足畏。當亡校時，學校是解散了，但這許多人的精神始終團結着，潛伏着一種偉大的力量。

抗戰軍興，我於二十八年疏散至擺郎鄉間；繼以交通不便，延師招生皆成問題，乃於水口寺重建校舍。去冬黔南戰局緊張疏散後，今春復遷回中華南路原址上課。八年來本校所受困苦，和四十多年前創始不相上下，其中皆得力於現任校長曾侯侯先生。先生不畏艱苦，犧牲一己的福利，慘淡經營，任勞任怨，使學校不致中輟，且日愈光大，這不是常人所能辦到的。

本校的歷史，正好像一個人一生和惡勢力，環境鬥爭抗禦的歷史，

其中滿充着許多可歌可泣動人的插曲。也正如一個人一樣，平凡的一生，是最不值得生活的一生。孟子說：「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們學校所以遭受這許多艱苦，也正是國家民族有一個偉大的責任，期待着我們去完成。我們應如何地準備去迎取這偉大的責任。茲當「八四」的到來，謹抒所懷與全校師長同學共勉。

三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前輩起死回生後輩繼往開來

汪榮

——紀念母校復校追懷秋鶚老師——

在民國紀元前十年的中國政治和社會情形之下，本校竟能以最進步的姿態出現於貴州，而且健壯長成，這無疑的是創辦本校的許多前輩先生的特殊智慧和魄力之所賜。到了民國十六七年之間，中國的政治以及社會情形是與前大不相同了，然而本校竟被封閉停辦，說來似乎令人驚異，其實也很平常，不兩年也就恢復了。到今天依然生存，而且發揚光大，在當其衝者，仍不少是創辦本校的前輩先生，這更足以證明前輩具有貞固不移的精神，足以當大難，臨大節，支大廈，成大業。前輩們將本校起死回生了，我們後進呢？若不能繼往開來，日新又新。力求進步，協議發展，以光前烈，將何以慰前輩？又將何以自容於兩大之間？願我同學共勉之！

母校的過去和將來

徐光度

貴陽私立遠德學校是我的母校，她有四十多年的悠久歷史，担負起貴州省的新文化先鋒，教育事業的重大責任。在四十多年以前，若于苦心孤詣，慘淡經營的先進，用盡心力，不惜犧牲地把她創造起來，到今天全

直隸今天。貴州城大門大案案首一堂。誠念嚴重十六案案面又對案。貴州城十個角落裏，都佈滿了她的孩子。她博愛的洪流漫溢到貴州的每一處。她博愛的洪流漫溢到貴州的每一處。她博愛的洪流漫溢到貴州的每一處。

遠居在荒僻鄉野的我，受了她的感應，曾經越過那滿地荆棘的道路，也投到她那種慈愛的懷裏。在那時的社會中，我的生活是落伍的，學識是淺薄的；但是在母校的薰陶下，老師們的指導下，我已經是一步一步的前進。我自己也不甘落伍，也誠懇的來接受她，偉大的文化洗禮。

同儕在校時，創辦入凌秋翽先生每於訓話時常說：「達德學校是我的家」這句話，在當時我未能體會到它的意義。每每只見到凌先生對於學校教職員老是官腔，說什麼要以身作則，為人師表；對於校工總是監督其努力工作；對於同學，留心其課程，品德等的進修。當時我們感覺到的，只是他太囉唆太討厭罷了。

現在凌先生死了，我們才想起他的好處來。他把學校當做他自己的家庭，把學生當做他的子女，時時予以督促，糾正，他時時恐怕有一點不週到，恐怕有一個學生墮落。他這種責任心，正是所謂「愛之愈深，責之愈嚴」。像這樣一種偉大的精神，是多麼值得敬佩的啊！

我們今天諸校思人，對於凌先生，是寄與了無限的感慨與追念，不過凌先生雖然死了，他的精神却還永遠存在。先生在校時，以「好學力行，知恥」作為學校的校訓；並且指示我們，這校訓是我們將來做事的方法。先生是以「智仁勇」三者為學校教育的宗旨，故先生常說：「好學窮理則智，力行不懈則仁，知恥羞則勇。」

達不基於先生這些偉大的教訓，故學校雖於民十六年遭受到閉關的厄運；但是，還是能够在最短的期間復學。這一椿可歌可泣的事情，留下了達德學校永遠光榮的生命史蹟！

現在我們來紀念復校，我們不能忘記了凌先生的遺志，以及曾校長繼承其志的勞苦功高。曾校長把我們這幾經破滅瓦解的達德，在他不畏辛苦，奔走呼號的偉大精神下復興，而且遷回原址，照舊担任起他樂育英才的使命。尤其是他使得今日的達德，比以前更加進步而且完美，這不是曾校長的重輪，苦幹，窮幹，那裏會有今天呢？

千好萬好來不虧。國子子孫孫智慧的搖籃。我們要使她發揚光大，使她站在中國教育的前頭，領道中國的教育，向康莊大道邁進！

從亡校到復校的光榮歷史

熊世俊

當她逝世的時候——達德被查封——我最多也不過是一歲大的光景。在那個時期以後，我便度過了十多年的學習生活，從小學一直到初中畢業。今年，她已經是四十四歲了，我才來到這裏做她的兒女。現在又是第一次參加她從死中復活的紀念節，這是我的幸運我想，我既然是她的兒女，我就應該追溯她一生的過程，尤其要明瞭她過去被查封和「八四復活」的真相。現在，我就站在後輩的立場上，來追述她從死中得活的這一段事實罷！

自從達校成立，迄今垂四十餘年之久。她創始於清季光緒年間，那時還只是一個尋常書社，隨後，經過一年一度的風霜，千辛萬苦，漸漸的才變成一個血氣方剛，富有革命性而且具有大無畏精神——「智仁勇」的達德。

她的基礎是由許多有血性的先輩奠定下來了；於是在社會上她就有了重要的地位，而且她本身也有了光榮的歷史。這都是因為她能够隨着時代進步，能够在黑暗，惡劣，困苦的環境中不斷的創造和奮鬥得來。

那時候，凡是和她同情的人，都希望她的前途光明繼續的進步。那時一切的優勢，都操在她自己的手中。所得的校址，地點又適中，便於學生來學。哪里知道，因此便被奸人嫉忌，常常想來破壞。本校的先輩們，在報紙上時常指責那些奸人，因此那些奸人就更不甘心。又，本校歷屆的畢業同學，又遍佈在各地，或軍或工或商，都各執一業；並且，他們的事業，還一天天更好；因此更爲奸人所忌。再，本校辦理已有數十

年之久，只因校舍地址太小，又沒有基金，所以不得不從事募捐之舉。哪

里知道，外界不明實情，竟認為本校校款豐腴，這又起了他們覬覦之念。

這些都是本校那時被查封的主因。而且當時的校長，也因為這些事，

當那些人不來查封的時候，他們是以學校為「接近共產嫌疑」做理由；

他們不惜用莫須有的罪名和強權的手段，來實行查封。他們還借口收有匿

名信件，要做接收學校財產的憑證。這些都是本校當時被查封的副因。

那些奸人們把那些虛偽的事實，蒙蔽當時的糊塗政府；當時的政府也

就不察虛實，不揣事理，把一個有光榮歷史的達德封閉。他們在本校的前

後門上，都貼上政府的封皮；把男小部改為省立二小；女小部改為省立女

子小學；把中學部學生，都趕赴省中各校。那時達德學校這塊牌子已經

變成烏有了。唉！達德學校就在那些奸人惡狼般的刀斧下斷命了！各級級的同學也已經

分散冷落了！可憐她那成千成萬的兒女，都只有惶恐，嘆息，悲哀與憤恨

了。這是民國十六年八月四日的事。

自茲以後，學校即已破產不全殊痛心惟本校當時的師友散處各地，

均各耿耿於中，便力向各方奔走，進行復校運動。京滬一帶的師友尤多，

貴陽方面，以處惡劣環境之下，自為情勢所不許，然仍有不少師友不避艱

險，四出請求援助。當時在外活動的，現任校長曾俊侯先生，他是其中最

有力的一個。

迨李軍長旋師流黔，便即下令要我們返校。但因當時各機關尚未正

式成立，局勢尚未十分穩妥；因此本校各先輩便不曾即時接收。不久，二

十五軍光復貴陽，各師友都盡力奔走，向各方疏通；於是便經政務會議通

過復校。我們的學校，在這些先輩的苦心扶持下，經過兩年的苦鬥，終於

復校了。這是民國十八年的八月四日，因此就有了我們的「八四復校紀念

日」。

達校從上述種種的事實變遷中，已得恢復了，這是何等的幸運。但是

，她的元氣已被損傷大半。後來，經過師友們特別加上一番的苦心，校內

校外分途的盡力，這才漸漸的強壯起來。雖然我們對於這貴陽的這一

直到今天，我們師友們大家聚首一堂，紀念這第十六次悲哀而又快樂

的日子。因為回想當時亡校的慘痛，那是何等的悲哀！瞻望本校未來更加

光明的日子，那又是何等的快樂！因此，我們現在歡呼着：

我們要暴發黑暗的罪惡！

我們要打倒權威，爭取自由！

我們要努力增加本校的光榮！

我們要繼續本校令人愛護的歷史！

師友們！我們要勿忘達德！

我們要來誠懇懇懇的莊嚴肅穆的向她致敬！

八四復校紀念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對於過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

本校第三
期畢業生 劉昌榮

今年爲我母校達德成立的第三十年秋，鄧師要我寫一篇關於過去所受教育的感想和意見，我從前曾在這個學校讀了七年書，後來又曾在這個學校當過教員，因此，我便回答這個問題。

提起這個學校，幾乎是初起時許多先生和許多同學的第二生命。三十年來內外繼續不斷的奮鬥，衝破了無數的阻力和困難，同時也加添了不少的同志和援助，不僅保持了她的生命，而且使她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發展起來。回頭一看，是不是值得稱歎，是不是值得愛重？

我離開貴陽已約十有六年。由於我思想行動工作之種種特殊原因，使我多年來，完全與故鄉家庭親友斷絕往還。貴州地理交通之不便，更增加了這個隔絕的程度。所以近十餘年來斯校發展的狀況，竟一點也不知道，只在前日老同學送我看的「達德校刊」上，才知道我這童年生活可愛的母校，現在還存在着。凌師秋鶚的文章中看出這個學校會受反動的風雲摧殘過，由於諸先生諸同學們的艱苦奮鬥，不久以前，又復興起來，規模組織更加擴大。

十六年前我所知道的還只有一個男女兩等小學，全體學生不過五六百人，再推到創辦的初年，全體學生不過二三十人，而現在已增設了初中和高中，男女學生總數已達一千餘人，男女職員教員也達一百多人，這個數目字的本身，已經令我感覺是很大的發展。若再考察到僻遠落後的貴州，政治的環境和物質條件，又都只有較別的區域更爲艱難。然而達德學校能有現在的發展，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從教員的名錄中，看出舊日畢業同學，在對於母校的維持與發展中，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現校長周君，常務校董劉君，賀君，凌三君及許多職員，都是從前本校的畢業生。我們可以揣想達德學校如果沒有這許多舊日畢業生的努力，是很難存在到今日，和有這樣擴大發展的。

我從九歲到十五歲，七年的長時間，不但讀書於這個學校內，而且是長年和齊師住宿於這個學校中。這個學校的前身，本是一個巨大的廟宇，（忠烈宮）那天子台上的石欄，軒轅殿前的石獅子，和兩柯亭亭對立的梧桐樹，是我每天最善歡摩挲攀援的東西。那陰森黑暗的大堆寶殿，是同學們作迷藏最妙的隱避所。那娘娘殿的許多小泥孩，和泥菩薩們的玻璃眼珠，是兒童們常搬弄的玩具。那書樓上可以俯瞰城中，遠望青山，是最善登臨的處所。隨着學校的天天發展，這古廟菩薩的寶殿，逐漸都變成了青年兒童們的講堂。從前一片陰森神鬼的氣象，完全爲光明智慧的現實所替代。我在這裏面，天天與同學們讀書遊戲，整整經過了七年。這七年中所受的教育，是極活潑生動，富於變化的教育，是非常值得回憶的。

缺乏歷史觀念的人們，常是只看見已成長起來的東西。而完全忽視一件事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有的意義。只從形式上看見今日各種學校設備之進步，而完全鄙薄三十年前的學校之簡陋。他不知道，這三十年前非常簡陋的學校，當時是具有很「革命的」意義的；而現代所謂「設備完全的學校」，有時候，反而會成爲「反動的」「保守的」教育。

三十年前的中國社會，正在辛亥革命的前夜，下承着中日戰爭失敗與戊戌變法，義和拳暴動，八國聯軍破北京等大事變的影響。全國民衆痛恨帝國主義的侵略，尤其痛恨滿清專制皇朝之黑暗腐敗的異族統制，於是到處發展着「變法自強」「推翻滿清統治」的運動，用社會科學的術語翻出來，就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要求民主立憲的政治，來代替封建專制的政治；要求科學思想來破除神權迷信；要求發展新式的產業。來代替舊日的手工業；要求編練使用新式武器的陸海軍，來代替使用舊式刀箭的軍隊；要求老大的中國，做歐美現代的政治經濟組織及文化思想，變法維新，也成爲「國富民強」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一切的思想與活動，充滿着

三十年前中國社會的各方面，而要求廢科學的制度，改變私塾與書院制的教育，興辦近代式的學校，這些活動，遂從此日漸的發展起來。

達德學校便是在這個社會的劇烈變化的時間，應着時代的要求湧現出來的。這使得她的出生，是具有革命的意義。用事實來說，達德學校的創辦者們，都是受當時革命的影響，不滿足於封建專制神權迷信的生活，極力在追求新的出路。他們在未辦達德學校之先，已共同組織一個達德書社，訂閱京滬新出的書報，來互相講習。從這些書報中去學得科學和民主的種種新知識。革命認識的發展，使得他們在革命的實踐上，又前進一步，而創辦這一所含有革命的達德學校。

由此見得他們創辦這個學校的動機，不純是爲着一個兒童教育的目的。我們要明白「學校」這一名詞在三十年前的貴州環境中，他是代表一種科學與民主的思想，他是一種革命的組織，他是和專制神權迷信的社會絕對衝突的思想與組織。在當時滿清政府看來，他是「聚徒講習，謀爲不軌的革命黨」。在一般反動頑固的豪紳地主們看來，他是「離經叛道，散佈危險的洋學堂」。他們都帶着很深的仇意，來敵視她。所以當時辦學校，絕不是可以純粹合法的和平的自由生長的；絕不是可以脫離政治鬥爭的。當時創辦學校的人，都有多少革命進取的精神，而被舊社會中人稱爲「新派」。

他們想從提倡自然科學的知識上，去打破一切迷信的傳說。

他們占據廟宇，搗毀神像，拆毀大雄寶殿，來修築校舍，竟被反動子，激起落後羣衆，對他們盲動的襲擊。

他們與辦女校不收纏足的女子，招考了舊社會許多的反對和非難。

尤其遭受非難而且被人駭怪的是：他們散佈「民主」「立憲」「自由」「平等」「人權」一類的思想；他們直接的與間接的去攻擊當時腐敗黑暗的君主專制，去攻擊舊社會中神聖不可侵犯的「名教」觀念。

他們秘密散佈「排滿」的民族革命思想，反覆對學生們講述宋末明末異族侵入中國的痛史，反獨宣傳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何騰蛟等抵禦異族侵略的忠烈行動，在學生們腦海中深深印入「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的思想。

他方秘密有組織的偷讀禁書。「民報」「新民叢報」「國粹學報」「黃帝魂」「革命軍」一類的書報，是他們最喜歡的讀物。雖然他們之中對於實際政治運動，有主張「激進的」和「緩進的」（即革命的或改良的）不同，但兩者都是積極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沒有把政治與教育分離。

當辛亥革命的前夕，這個學校的一部份教和學生已經讀入軍隊和會黨（哥老會）中去活動。他們會企圖在是年八月孔子的誕日利用學校舉行運動會全城重要官員都來參觀機會，實行刺官暴動。因爲準備不及，又改選在九月初一諸諮議局開會時利用會黨混入諮議局再實現上次計劃。又因窮苦的哥老會友們一時得不到這許多長衫和旁聽券，阻止了他們走進諮議局的可能。雖然他們在這些次軍事計劃失敗之後，而且還有被捕的（體教員徐耀卿），但這種反抗當時統治的運動，還是在不斷的秘密積極的進行着。

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的風聲傳入貴陽後，學校裏的教員學生們都特別興奮的去做準備「反正」的工作。他們中的多數人，都在當時貴州兩個主要的政黨——改良主義的憲政派與激進主義的自治派——裏面還有一位當時在貴州教育經濟界負有聲望的蔡衡武先生，立於「中立派」的地位。當時憲政自治兩派的衝突非常激烈，幾乎爲官府所利用，他努力的和解，俾得一心對付官府，去實現「貴州反正」的工作。

這裏要說：這個學校在當時只是一個兩等小學，何以能發生如此偉大的作用呢？這，由於那時的學校制度，還是新發展的時期，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分劃清楚，分成各級的學校。她所招收的學生有半數以上是超過十二歲一直到二十餘歲的。換句話說，就是已經超過了小學教育的年齡，甚至有超過大學教育年齡的，因此其中許多的青年，容易認識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因此政治活動的興趣，日愈濃厚，在辛亥革命中，他們爭先恐後的去當學生軍，負起城防的工作。並且還有許多青年，加入北伐隊伍，赴前敵去作戰。

從這些事實上，可見當時辦學校的先生們，是沒有把教育與政治劃分爲兩個不相關連的東西是沒有把他的工作，只限制在學校範圍之內。他們是爲着改造社會和政治革命的目的而辦學校；他們教育的路綫是同着這

個方向進行的。他們自覺其任務是異常重大，為要能實踐這重大的任務，便法從事於團體的活動，努力實行共同研究與相互嚴格的批判，努力去加強個人的知識與工作的能力，努力去促進所謂「新的」社會與政治的變革。

他們對於學生的關係非常親切，不是為金錢而計算職位的上調。不僅在課堂上的教育，而且多方面注意學生們全部生活的指導。他們不單只不阻遏學生們社會的政治的活動，而且努力喚起學生們積極去作社會的政治的活動而加以指導。達德學校的歷史截至民國六年止（六年以後我便長久的離開貴州了），這所活潑生動的教育精神，當時還是繼續保存着。比如民國四年貴州凱利用黎安會稱帝時，在貴州社會團體中，達德學校就首先公開發出反對帝制的通電。護國軍興後，達德學校的教員和學生就會積極的參加討袁的軍事工作。我希望現在已有三十年歷史的達德學校，不要放棄她過去這種最好的、活潑生動的、革命的教育精神，而把「平旦對」他更加發揚光大起來。這種教育精神的特質：

第一、是教育的理想，要適合當時革命的潮流，適合當時最進步的革命的階級的利益思想。
第二、教育家絕對不能脫離現時的政治鬥爭。還是想迴避現時的現實政治鬥爭的教育家，不可免的要成為反動的，保守的，終於被「反動」犧牲的教育家。
第三、絕對不能把學生們的學校生活與實際社會政治生活分離起來，絕對不能把學生們的學校生活與實際社會政治生活分離。

達德學校從前的教育精神，自然不能像我新揭出的三點這樣完滿。但是她確是向着這三方向走去的。這是從上面舉出的事實中看出來的。上可以明顯看出的。

我在指出過去達德學校好的教育精神時，並沒有忘記他另一方面所具有的許多缺點。最重要的：他們雖被人加上「新教育」的

頭銜，而他們中大多數人的政治主張，是採取了改良的妥協路線，而不是激底的革命路線。再則他們並不是先有辦學校的經驗，才來辦學的。他們是在所謂草創時期，不能有近時學校的完全設備，不能正確的規定一般課程，不能得到一些必需的教科書、儀表、儀器，及各樣教具。試看是時曾用過「時務三字經」、「天文歌略」、「地球韻言」來作兒童地理科的教本；以兩等小學而招半數以上超過小學畢業年齡的青年；這都明白表示由廢科舉輸入近代學校制的過渡時代的簡陋現象。

不過，我們并不只是以形式上看見今日各種學校設備之完全，而遂因此就來鄙視過去的簡陋學校。我們深切認識：這三十年前非常簡陋的學校，在歷史上具有很革命的意義，而現代所謂「設備完全的學校」有時候反而變成了反動的、保守的、教育。我想，這種說法，一點也不奇怪，一點也不矛盾！

達德學校從前的教育精神，自然不能像我新揭出的三點這樣完滿。但是她確是向着這三方向走去的。這是從上面舉出的事實中看出來的。上可以明顯看出的。

我在指出過去達德學校好的教育精神時，並沒有忘記他一方面所具有的許多缺點。最重要的：他們雖被人加上「新教育」的

興滅國繼絕世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

哲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學校復校十六周年紀念



我的幼年學校

爲紀念達德母校四十四週歲而作

在「一所規模頗大供兩雲將軍的廟宇內進有一座廣廈宏開的軒轅殿庭院廣闊兩廂也寬而深，這便是民元前五年貴陽達德學校會的主要部份。

我進的初小二級是在殿左的一廂。一位不到三十歲面容清瘦的先生來上國文課。那一課結尾的幾句好像是：「牛耕田，馬轉車，猶能竭其力以爲人用。人生而無益於世，會牛馬之不如矣。」這比三年私塾讀過的四書五經好懂得多。「哦！人一生來就是與世有用途的。」當時我便這樣的第

一次被啓示了！

後來打聽老同學，纔曉得這位清瘦而軒朗的老師是史瀟海先生。兩三年間所有各科的老師如黃幹夫先生、凌秋鶴先生、黃齊生先生、賈一民先生、聶竹書先生、傅中藩先生、許多許多人，似乎個個都軒昂而和霽。上課時都嚴厲得有點可怕，我還被史先生打過兩下手心，爲了向同座私語。但下課時便可以和我先生打、鬧、跳、笑，甚至於把體操老師胡錫侯先生的

褲襠操衣還撕下幾大塊來。

當時只以爲既名學堂，便該有這樣與私塾截然不同的作風；多年以後我纔了解，那是一羣清末的改革家，在自目的地有計劃地展開中華民族的新生運動啊！那些斯文的，溫暖的手撫摸着幼小者的和尙頭，而那些嚴肅的，熱情的眼睛却超出人上，眺望着將來的遠景，無怪乎他們個個都顯現得器宇軒昂，令幼小的心也感染了那氣氛而同樣起來了。

軒轅殿前有天子台，鋪石整潔，雕欄圍繞，台前端左右各立梧桐一柯，便是課後黃齊生先生常給我們講故事的地方。那時的課外讀物多取材於新報叢報，和梁起超諸氏諸氏繡繡的歐美小說。

一個下午，黃先生在那裏開始給我們講經國美談。那開頭幾句的大意是：——「齊武國的一個下午，金色的陽光斜射進一間教室，照亮了牆壁上的地圖，一位老教師正上着地理課。一羣年歲不齊的學生三十個，大的不過十三四，小的祇有八九歲，愉快地傾聽着老師講齊武本國的地理。事，老師忽然告訴他們說：『可愛的齊武最近是被斯巴達人征服了，齊

武人是在一羣勾結斯巴達爲崑山的齊武暴徒統治下，恥辱地生活着！你們現在應該十分努力的學習本領，立志將來把斯巴達的駐軍趕出去，把無恥奸人的政府推翻，恢復起齊武光榮的民主政治來！』本來靜靜的學生們，此時都興奮得擾動起來了。

啊！我們的牆壁上，不也正照着明晃晃的夕陽嗎？我們的中國不正遭受着侵略嗎？圖畫先生昨天還教學過一幅畫叫做「鷹瞵鵷視」呢！眼前的黃先生雖不像那齊武教師那樣老，却一樣的講完故事總要鼓勵我們一番。我們這一羣的年輪恰也與書裏的一羣相彷彿。書上告訴我們：後來他們果然遵照老師的話，在一次大會中將奸人誅除了，敲響警鐘，號召齊武市民把斯巴達軍驅逐出境，恢復了民主的齊武。領導的兩個人，一個叫巴比陀，另一叫威波能，便是當年年紀較大的兩個小學生。夥願！這多麼令人興奮啊！我們個個臉都漲滿了血色！

民國五年初，我已經畢業中學，回到母校來教初三級的國文。那年紀念孔子誕辰排演話劇「共和鐘」，正是用經國美談作底本來編織的。我扮演其中的一個配角「吳兒陀」，生了鬚子。開演的一天，天還未黑，我已裝扮好了，臨時我的學校職務需要我到後院來指揮學生隊伍，我一直忘了鬚子還在眉上，就嚴氣正性地在指揮台上下口令，儼然在調動大軍去同斯巴達人進攻了。當時小學生們一時莫明其妙，不曉得究竟是做戲呢，還是認真整隊，同時又惹得站在場中的許多老先生和同事們捧腹大笑，校長嚴守微面又直笑得弓腰跳脚；我自己也給弄得糊塗而驚呆了，於是幾百個小臉也突臉竄笑起來。

此際離開黃先生講經國美談之時已經隔了十年了，那天真是興奮，那奮力國事的自誓，雖尚未實際達成，獲得滿足，却在演劇中得到了融合，竟至於忘掉演劇與實際生活的分界了。

我在中學讀西洋歷史，讀到希臘城邦爭霸一章，察知確有 Paeopads 和 Erememondus 領導下，戰勝斯巴達，底比斯編霸希臘半島，心中就像獲知了舊交好友的下落一般地歡喜。其實已經早在演劇之譜，精神就與古人古事融合在一起了。這也是我後來喜念歷史的一大原因。